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蜀錄四

李輔

李輔字玄政慕之長子特兄也銳勇有武幹初益州刺史趙廞殺其弟威寇將軍庠及其子弘等慮特等為變乃命輔與特驤俱為督將安慰其眾及特承制拜為驃騎將軍官桑之敗為益州刺史羅尚所殺雄即王位追

謚齊烈王子忠嗣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氣烈為鄉里所稱仕郡督郵主簿當官皆以美績著聞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郡以庠才兼文武舉房異一作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都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鮮卑文鴛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

人難以是州黨莫不附之與六郡流民避難梁益道路

有疾病饑厄者常營護隱恤賑施貧乏大收衆心初至

蜀益州刺史趙廞敬異之

一作深器

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以為冠軍將軍

及特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表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

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

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四十匹廞忌害其能誣以

大逆殺之被殺之日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雄即

成都王位追謚梁武王

李驥

李驥字玄龍慕之少子特弟也驍銳武幹與諸兄弟等
初殺縣令屯聚樂鄉起兵應特特承制拜驍騎將軍每
從征伐屢立戰功特死雄立益州刺史羅尚數攻郫城
雄使朴泰誘尚襲郫城約為內應尚信之泰要發火遣
隗伯諸軍攻郫驥設伏於外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
起爭緣梯上驥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遂攻捷為斷尚糧

道殺太守龔恢及功曹楊渙進攻益州殺別駕許延延
妻杜氏有美色驥欲納以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曰
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
妻也何不速殺我驥怒遂殺之雄即王位以驥為太傅
晉永嘉四年梓潼內史焦登據涪城時羅尚死長沙太
守皮素代為益州進治三關驥急攻登素勅張順楊顯
救登尚子宇恨登不供其軍實素怒宇欲治其罪為宇
所殺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驥於是

攻登益急登兵窮士饑遂生得之送之於雄雄乃殺登
巴西梓潼盡為雄有矣其後雄梁州刺史李鳳叛於巴
西驤以太傅行大將軍討斬之轉攻越雋及朱提獲太
守李釗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
尉錄尚書總統以玉衡二十年冬卒追贈相國謚曰漢
獻王及壽僭即帝位追尊謚曰獻皇帝

李蕩

李蕩字仲平特次子也好學有容觀特承制拜鎮軍將

軍特初稱制晉河間王司馬顥遣督護衙博討之進屯梓潼朝廷復遣廣漢太守張微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僂兵五千助益州刺史羅尚尚遣督護張龜軍

於繁城三道並進以攻特營特使蕩與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轉掠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迎降蕩

赫

附百姓安之進攻葭

萌博又遠遁其衆悉降遂拔梓潼巴西郡特於是進攻

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
微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
迫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
許微衆至稍多山道至狹惟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
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
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千餘人微衆來相救蕩
軍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微衆遂潰拔特於重圍之
中特欲釋微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殘

智勇俱困宜因其弊一戰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
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而
走蕩率水陸追之殺之於巴西生擒其子存以微喪還
之其後二年官兵殺特於官桑蕩與雄共保北營羅尚
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涪陵藥紳等起兵應
尚蕩攻紳破之左汜率衆乘虛襲營氏符成隗伯時在
營中叛以應汜營垂欲破會蕩破紳還適與汜遇遂大
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擊中矛而死雄

秘不發喪以安衆心及雄即成都王位追贈廣漢壯文公

李始

李始字伯起特長子雄異母兄也特承制拜武威將軍雄既僭位累遷太保加折衝將軍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及期之殺班也以始為征東大將軍代建寧王越鎮江陽始先欲附壽謀共討期壽不從始怒說期取壽期又不許後壽用龔壯計襲

破成都期自殺始亦被誅并其兄弟十餘人

李瑓 稚 玠

李瑓蕩長子也次稚次都又次玠初瑓為侍中中領軍

稚以安東將軍屯晉壽武都氏楊難劼來奔稚受其賂

遺縱還武都難劼恃險驕慢多為不法攻走陰平太守

羅演

演稚之弟也

稚自悔失計白兄瑓亟欲請討雄許之乃

遣瑓與稚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進攻下

辨征東將軍壽督瑓弟玠攻陰平難劼遣軍來拒壽玠

不得進而捨徑徑至下辨武街難劔斷其歸道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為氏衆所殺士卒死者數千人捨有才望志尚雄欲傳以為嗣及聞其死深痛悼之不食數日言必流涕雄死班嗣偽位珩與期越咸來奔喪珩勸班遣越還鎮并出期為梁州刺史班猶豫未許反遣珩還鎮涪城期越竟弑班於臨次并殺其兄領軍都珩遂奔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至於山陽戰死

李安

李安字武龍少養於外家羅氏元康元年避地入蜀從
特征伐以勇烈聞特遂子之驍騎將軍驤引為帳下督
護數有戰功甚見信愛羅尚遣符成隗伯攻郫城驤逆
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惟安與任回在
左右隗伯帥數千騎來叱安曰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
避我去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躍馬直前刺之伯
逡巡而退

李離

李離特妹婿瑤之子也初為梓潼太守朝廷遣建平太守孫阜進次德陽瑤勸流降阜離聞之因與雄謀襲阜軍阜軍敗績流深竒之委以重任雄即成都王位進為太尉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永嘉初關中流民鄧定訔氏等掠漢中乘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遣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圍之鄧定等求援於雄雄遣離與李璜等帥兵入漢中赴援太守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城離

至先破武肇營次攻宣定復破之燕懼將百騎走離等
復大破之州軍皆散孟治開門退走離盡徙漢中民於
蜀遂屯據梓潼其後部將天水刁琦張金苟等叛殺之
送離母子於羅尚尚斬以徇遂分其室

羅氏

特妻羅氏略陽人僕射羅演之妹也生蕩與雄時蕩等
屯北營羅尚遣牙門左汜黃閭來攻營中氏符成隗伯
叛應之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面羅氏奮擊不輟

氣烈益壯蕩還得免雄稱成都王尊為王太后及即帝
位尊為皇太后以雄玉衡元年卒雄信巫覡之言多有
忌諱至欲不葬司空趙肅切諫雄乃從之又欲申三年
之禮羣臣多諫弗納太傅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
未靖一作彌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
故釋纓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

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至同回入見驤免
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
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
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
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雄涕泣從之

任氏

雄妻任氏天水人僕射任顏之姊也以建興元年立為
王后任氏無子有妻子十五人長子越次子霸第四子

期皆為任氏所養諸子保約等期既僭立尊為皇太后
拜兄越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建寧王仲兄霸鎮南
大將軍弟保鎮西大將軍約等皆有拜授其後盡為壽
所殺任氏亦以憂憤死

閻氏

壽妻閻氏略陽人閻彧之族女也

一云天水人

以漢興元年

立為皇后閻氏無子壽納李鳳女生勢及廣閻氏子之
勢後嗣位尊為皇太后署廣為大將軍封漢王廣以勢

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疑馬當等與廣有異謀收當等
殺之遣兵襲廣於涪城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

蜀錄五

閻或一作式

閻或天水人也特初起兵數使或至羅尚求寬流民限期乃版為始昌令及特承制任為謀主雄即王位累遷尚書令時建國草創素無法紀諸將恃恩各爭班位或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

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
九土之差秦寘丞相總領萬幾漢武之末遂一作越以大
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
降而競請私寘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
從之其後去雄依太尉離於梓潼部人訶琦張金苟等
叛殺離或亦被害雄甚悼之

尹奉

尹奉南安人晉永昌元年以零陵太守為寧州刺史南

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立為大將軍
壽所破遂舉州降時晉咸和八年也雄遷奉於蜀南中
盡為雄有具後奉仕李氏位至衛將軍右丞相

王載

王載字元始新都人也有才智幹略娶寧州刺史李毅
女秀載將家避地在南適毅亡州文武以秀明達有父
風一作才遂推領州事又以載領南夷校尉龍驤將軍秀
獎厲督戰食糧已盡但茹草炙鼠為食秀伺夷怠緩輒

出軍掩破之載後為漢嘉太守太傅驥攻破朱提等郡
載懼以郡迎降仕雄至騎都尉龍驤長史

李釗

李釗字世康廣漢郫人也祖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
父毅字允剛歷寧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內侯釗
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為謁者僕射除壽林侯相不
就為尚書外兵郎晉光熙三年毅為叛夷所攻疾病困
於窮城不能討戰上表請援時雄寇蜀郡救兵不得進

釗聞父阨表求赴難馳至牂牁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
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食穀惟茹草首
尾三年得至寧州父已喪文武復偪釗領州府事懷帝
乃除釗平寇將軍領安夷護軍西夷校尉大得衆心及
王遜為寧州刺史表釗為朱提太守尋遷越雋治南廣
以禦雄數破雄軍殺大將樂初雄王衡十三年太傅驥
與任回分兵攻朱提越雋城陷被獲尋而自蜀逃歸遜
仍以釗守越雋雄復遣驤及任回攻之釗自南秦與漢

嘉太守王載並力來拒戰於溫水敗績遂以二郡迎降
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
命班以師禮事之

范長生 貢

范長生涪陵丹輿人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
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
數年過百歲

藝林伐山云長生先事劉玄
德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

為蜀人所重

奉之如神雄欲迎致立為君長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

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終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
王位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
接即日拜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勸雄稱尊尋加
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以雄王衡八年卒子貞
嗣貞初為侍中後嗣父爵為丞相晉永和三年勢為大
司馬桓溫所滅其遺黨故尚書僕射王誓鎮西將軍鄧
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蕭恭文等舉兵反衆各萬
餘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

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尋而
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
陽遂陷日南殺督護劉雄共立賁為帝而奉之以父長
生為雄國師蜀民愛之賁由是以妖異惑眾聚至數千
蜀人相率歸附後二年周撫與龍驤朱熹擊賁首斬之
益州遂平

楊褒

楊褒略陽人仕持將兵都尉雄稱尊號累遷左僕射尚

書令直言敢諫無所忌諱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每
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
網羅四海英豪何有以官爵買金銀耶雄遜辭謝之後
雄因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史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慚而止雄無事小出褒於
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
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
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復出晏平三年冬十二

月褒卒贈丞相太師諡曰莊

譙秀

一作焦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從及雄據蜀略有巴西太傅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亦不應一云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秀終不應命常冠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

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
繼作亂秀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
秀年出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
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
也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處士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
父叔皆為特所殺壯欲復仇力弱不能故積年不除畏

壽成漢中與期有隙數以禮聘壯壯雖不應聘恐其見害乃不得已往見之壽因問以自安之策壯說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哉且舍小從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惟將軍圖之壽以為然遂率眾攻成都克之既即偽位以安車束帛聘為太師壯誓志不仕其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歸晉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如

此則名垂不朽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慙遂秘藏之壽又遣使入胡欲連衡為寇約分天下壯切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普通胡豺狼國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孰慮之羣臣咸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壯因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詰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假壽弒期私報父叔之

仇又欲使其歸順朝廷以明臣節壽既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疾歸家惟研考典籍譚思文章以經史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至勢嘉寧初卒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萬德論文多不載

張寶

張寶略陽人仕雄為別將天水司琦等叛殺太尉離寶弟全在琦中雄謂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

汝寶素兇勇乃反為奸先殺人而亡奔梓潼琦等信之
妻以心腹會益州刺史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
等出迎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遂得梓潼雄即日拜
寶為太尉

李洪

李洪廣漢人聚流民數千入定陵作亂自稱李勢子太
和中因刺史劉季連失於撫綏巴西人趙續伯蜀人李
金銀等共推洪為主言當以聖道五年號鳳凰私署百

官妖惑百姓季連討斬之

李高

李高隴西人也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棄郡遁走捷為太守周楚遣其子帥兵討平之

劉玄

劉玄漢昭烈帝之曾孫甘陵王永之孫也永以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值永嘉大亂劉氏子孫絕滅惟玄奔蜀雄署為安樂公以嗣後主後永和

三年討勢孫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云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

謹案卷七十八第十八頁前六行且蜀土富實刊
本實訛貴今改

卷七十九第十頁前二行遣兵襲廣於涪城刊本
襲訛襲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

校對官編修臣裴

騰錄監生臣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至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後涼錄一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為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為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好

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

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一作寬大有度

補

寬大有度

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

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

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

世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

初破成世奸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

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

為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
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
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
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鎮洛陽表光為長史及重謀反
堅聞之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
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親重蜀人李
焉一作焉聚眾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既剋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
西域之志乃以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
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一作隆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

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頴
為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凡必有大
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
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

冬十二月光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

吾聞李廣利精誠立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

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水深三

尺進兵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惟龜茲王帛純

帛一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

作白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列壘上將為持久之計

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

是光左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隱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獯胡以求救獯胡

王遣其弟訥龍侯將馮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
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
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為縲策馬擲人
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
相接按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
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遁走王侯降者
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

塔廟千數又以種田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項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記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別館傍盡種之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箎篳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婁鼓鐘鼓其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殊勒監曲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樂黠
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上漢所賜節傳
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
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為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
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
一年春正月光既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居之志
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

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目下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光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嘗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

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
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
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
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秋九月
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
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其鋒
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
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

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

一作高桐谷口

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

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

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美水

令捷為楊

一作張

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

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

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迴師其

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

氣其鋒未易當也

一云今以蕩四域之威擁歸師之將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

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

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收

攝衆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

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凶

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

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

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
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
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熙傳
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循與振威將軍南安
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
晉昌太守李純以郡迎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
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循
戰於安彌大敗之循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

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
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威將軍西郡太
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
並為光所殺光遂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羗校尉表
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
有差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熙
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
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

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起
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
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
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
豫為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安穆將大豫俱
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
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郡

執太守王世強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

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光可平也大豫不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河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閭關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由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秃髮思復鞬子奚

干一作于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

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丕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纒三

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析從申至辰遣中郎房晷

至晉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
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逍遙園白鷺翔於酒泉衆
鷺成列而從之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光以郭騰讖言改昌松郡為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
大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大半光
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阻兵以
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尅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謀
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

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
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
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
也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
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
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
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
顛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

招燉煌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
病三年不豫絕其殮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
衽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
石以餉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燉煌
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
蹤既而穆惑於讒間忌嘏威名率眾伐嘏瑀諫曰昔漢
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
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

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
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
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
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
赤崖閣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
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
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率步
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

穆單騎奔駢馬駢馬令郭文斬首送之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太安三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他日與羣僚讌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京兆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楚以霸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

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

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宋歆送同心梨陳

平仲

涼州記
作陳冲

得玉璽獻之博三寸長四寸直者無文字

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

於陽川令蓋敏屋光下令諸臣為之賦時獻詩及賦者

凡百餘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光以
為已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以晉孝武太元

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內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羣臣於內苑新堂遣市玉璽於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為敬公曾祖為

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為昭烈妃中書侍郎楊
頴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

廟光從之是歲馬耆國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
曜考覈郡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
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
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
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

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業為建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羗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及弟右將軍寶振威將軍楊範強弩將軍寶苟攻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

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及竇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
念戰於盤夷纂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
武將軍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
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
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趨上津夜渡
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柁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
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

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意欲歸故巢頃
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
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
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
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軍大將
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光帥衆十萬伐
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藩以子勃勃為質光引

兵還

勅勅西秦
錄作勅勅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亶羣臣咸賀勸光稱尊
光於是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世子紹為太子封庶長
子纂為太原公秦州刺史弟延為天水公弘為常山公
其餘子弟為公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
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
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

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衆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
豈令豎子鷓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
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乾歸羣
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
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
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

纂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
救光遣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
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瞑目謂光曰吾寧守節斷頭誓
不為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梁恭金石生與
秦州刺史沒奕干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天
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乾歸因
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云
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光以羅仇為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死羅仇弟三河

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
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
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若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
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
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
蒙遜求帥喪還墓鄉里諸部會墓者萬人蒙遜哭謂眾
曰呂主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自上世雄視河西今欲
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多從之遂殺

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
遜從兄男成先為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質虜
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
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涓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眾二
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
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涓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
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
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

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俯臨鄆州使塗炭之餘獲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業時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克全

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蒙遜進屯
臨洮為業聲援戰於合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
侍西平郭磨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
作亂詳為內應事發光乃誅詳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
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磨以為代呂者
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光馳使召纂討磨纂將還諸將勸
纂曰段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
纂曰業雖憑城阻眾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

奸志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業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為呂氏臣安榮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磨磨遣軍邀纂於白

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
共擊磨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
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
軌推為盟主軌性粗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
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
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願將軍熟思之軌
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磨將王斐於
城西大破之磨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

孤使弟驃騎利鹿孤率騎五千援麇冬十一月光遺楊
軌書曰自羗胡不靖郭麇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
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麇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
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
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麇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
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
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

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
步武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為西平相率步騎
二萬北赴郭磨禿髮儻亦率騎一萬助之軌至姑臧
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兵擊軌郭磨帥眾來救纂
敗引還弘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軌其太守呂純純光
之弟子也於是晉昌燉煌等郡並降於業夏六月楊軌

自恃士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止
之常山公弘鎮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及酒泉
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
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強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
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
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為業
所攻引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城
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為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之冬十

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業業乞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按兵不動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雖增恐將

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闖關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
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
內相猜貳覺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
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
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
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
性粗暴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
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

位十四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一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二

後涼錄二

呂紹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為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為太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閣而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

兄勿疑篡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奸之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讓篡篡不許紹遂嗣偽位驍騎將軍呂超言於紹曰篡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耳奈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篡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

矣紹曰吾每念表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忘寢與食
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
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
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
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諡隱王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
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
年光死紹立五日為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暴少便
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
聲樂為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
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為世子會
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
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
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
以兄為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

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
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
拒戰於端門驍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
不戰自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
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宏宏曰向以紹弟也而
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
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復何面目以視息世間
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二寇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

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為王太后生母趙氏為太后署常山公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篡所容篡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宏以東苑之兵作亂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行燮固辭之遂率兵攻篡篡遣將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篡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為士卒所辱篡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粲對曰天禍涼室曩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

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
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省已責躬以謝百姓而
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
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污辱
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獻欵悲泣纂改容謝之
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
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
汝何為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

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為皇后以后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頽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策纂不從遂帥衆度浩亶河利鹿孤遣弟俛檀來拒戰於三堆纂衆敗績失士卒二千

餘人六月纂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諫曰方今盛夏農
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
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迴師以為後計纂曰
虜無大志聞吾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連襲之可以得志
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偁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纂弟
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偁檀曜兵於青陽門虜掠八
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
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

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
大殿為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為龍興
門鳩摩羅什獨以為災言於纂曰比日潜龍出游豕妖
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將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

一作即序

不知何解人胡據

一作胡安枚

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

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
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

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監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馬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網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

一作
藜

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

間不以寇讐為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或馬奔於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遠思二字段龜龍涼州紀作宜憶

表益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
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
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
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
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
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
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
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

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脅奔於宣德堂川騰
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
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狗曰纂違先帝之
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
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
心而除之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
休慶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

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為而篡不能悟光弟寶有子名
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篡終如什言隆篡位偽謚篡為靈
皇帝墓號石陵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後涼錄三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
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超既殺纂讓位
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
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月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

小鼎以為神瑞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
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
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
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
奔河西利鹿孤任為左司馬利鹿孤率眾來攻隆與戰
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
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
說秦隴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

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
過半惟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
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
於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為質
碩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碩德自金城渡河直
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
戰大敗遁還邈為碩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
城固守巴西公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秦閏月時

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闖於太廟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
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
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
羣臣表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
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
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
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若愼諫自專社稷為
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

令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

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帝于地

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聖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

積歲糧儲內竭強寇外逼百姓嗷嗷無糊口之計一作寄

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

區區常慮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

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閭松等五十餘家入秦為質碩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剋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儔檀來援比至超已退儔檀乃曜兵姑臧壁於胡阮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騎二千斫營儔檀縱兵逆擊集被殺失兵士三百餘人隆

懼偽與儔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儔檀遣鎮北俱延入盟延疑有伏毀苑墻而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儔檀怒遂攻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儔檀之強遁還儔檀遂剋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蕪散騎常侍席確來觀虛實因徵隆弟超為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將軍儔檀率衆一萬救

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
人是時姑臧大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食
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
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坑之積
尸盈於路衢戶絕者十有九焉冬十月河西王儁檀復
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儁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來
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遣超率騎二

百多齋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
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
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
番禾二城隆使呂徭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畧開建西
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
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歔慟泣酸感興軍隆
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
隆為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

餘人皆擢叙之初郭麇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麇言其後隆坐與姚興子廣平公弼謀反為興所殺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年至隆滅亡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二年滅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四

後涼錄四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儁檀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為超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

吾黨也何患不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
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隣國之臣猶抗言於
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
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
他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
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慕信讒言將滅超
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
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

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心正欲
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四海顯
顯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
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
而殺之他尋叛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具後仕楊難當為建
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倉儲以俟既剋難當署為駙馬

都尉奉朝請徙居內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氏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
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
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為王后篡後篡位尊
為王太后

篡妻楊氏

篡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也咸寧元年

立為皇后楊氏美艷有義烈慕為超所刺楊氏命禁兵
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
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
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
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
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為超慚而
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超見其有
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

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二氏乎桓不能強遂自殺諡曰穆后

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辨有操行姿色壯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為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污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為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歛衽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

地二腫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符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為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

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澌凝疑其非駿
幽之內既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麇麇曰是也國家將
亡不可復久苻堅末年當陽門震涼州刺史梁熙問麇
曰其祥安在麇曰為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
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
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
太守王楨以郡叛麇勸光襲之光左丞寶曰千里襲人
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

磨不可從誤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提磨自伏鈇鉞之誅
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遂比之京管叅
預機密遷散騎常侍兼太常光將伐乞伏乾歸磨諫曰
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
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
曜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
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既訖冰泮國人服其神驗甚信重

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井謂僕射王詳

一作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

冲閻太原公纂等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
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
共唱大義推乞基為主則二苑之衆盡為我有剋城之
後徐更議之詳以為然磨遂以二苑之衆夜燒洪範門
使詳為內應事洩磨據東苑以叛百姓聞磨起兵皆言

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旬日之間有
衆數千光孫八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磨之
叛也悉虜而獲之及篡擊破磨軍磨恚甚盡投王孫於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覩者盡皆掩目寒
心不忍視之而磨悠然自若遂與光相持時有逃人奔
於磨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
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
之其後禿髮儁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磨言磨性

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為太史令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

杜進

杜進略陽氏也初為光裨將從伐西域討平龜茲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子循率眾來拒光遣進等為前鋒迎擊循將麾下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款附光之定河西也進功居多表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進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

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默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為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鳩摩羅什知義誑詐乃告資曰義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

之燒為灰末投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
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義瘵無效少日資死光悼惜
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為王欣家奴發覺應死射有奇
巧王爾一作肅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光
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大工土木俱正

竇苟

竇苟略陽氏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竒之後以強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三萬攻拔金城以功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內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三年常出門見白雀巢陽川與黑雀列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

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為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初嗣立
纂與弘率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
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
城將為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
義士也赦之勿殺及即偽位謂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

達此時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善遇之

宋歌

宋歌姑臧人也仕為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內肅清乃
結同心之梨歌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為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弘起兵
東苑劫尹文楊桓為謀主請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
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

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臣耄矣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止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四

謹案卷八十一第七頁前二行注今以蕩四域之
威據上光新破西域四疑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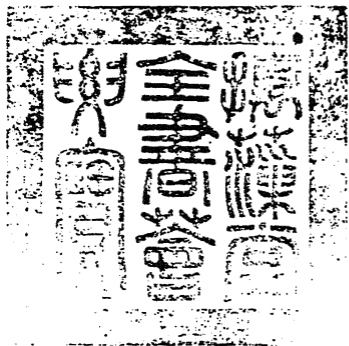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一行皆羸師以誘之刊本羸訛羸今
改

卷八十三第一頁前八行超先以番和得小鼎據
前卷番禾太守超和應作禾

卷八十四第二頁後五行纂後纂位刊本纂訛纂
纂訛纂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二腫俱折腫疑作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楠